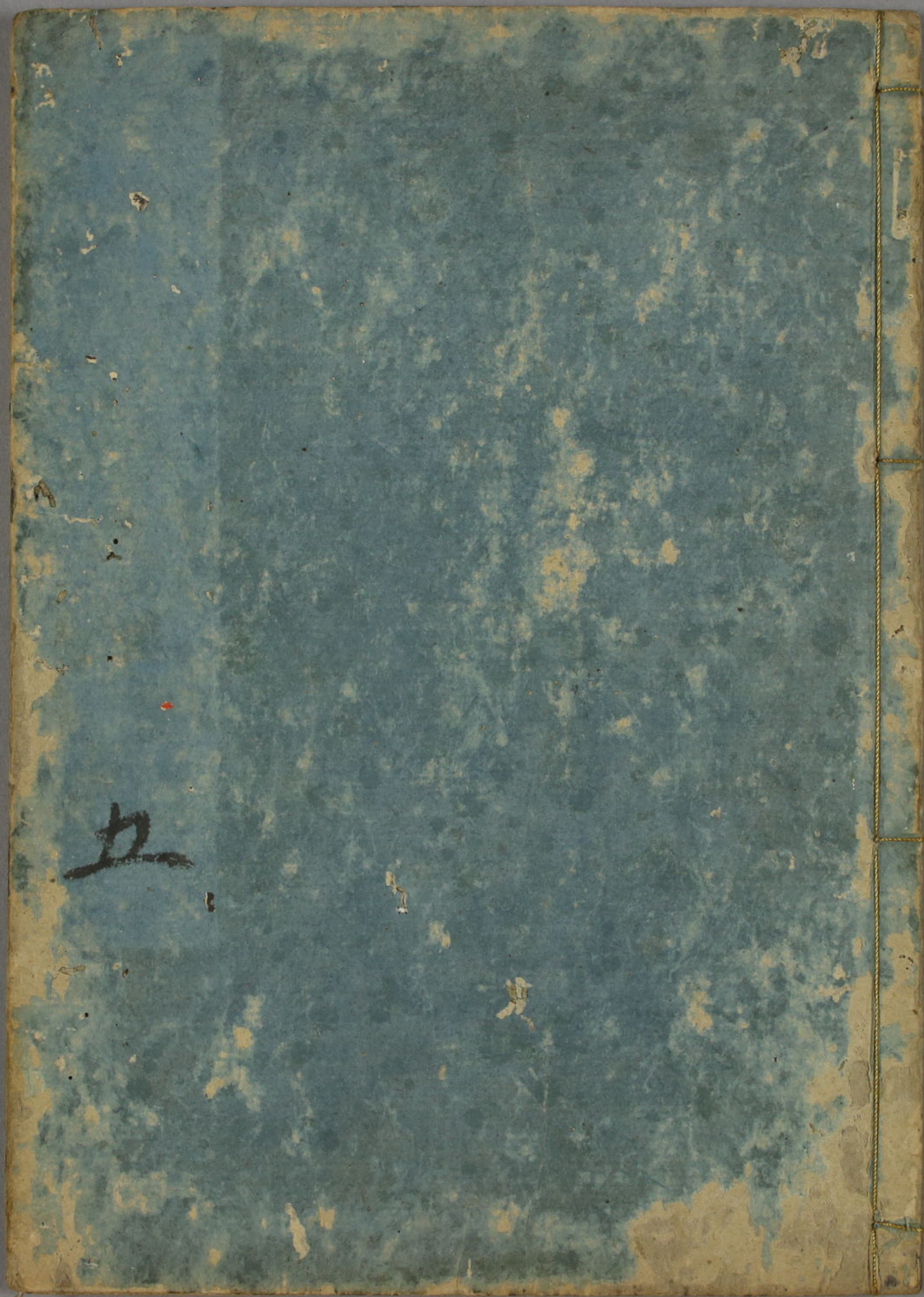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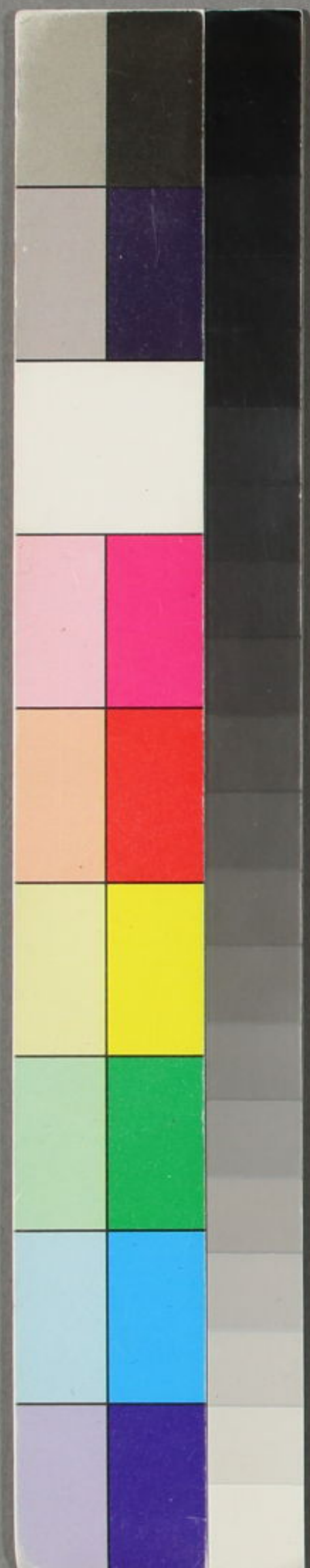




文機云無所積者無留滯也

天地玄黃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五

肅齋林希逸

外篇天道第十三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

推準同會云平也揆平取正之器

中庸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以水以鏡
以水以鏡
以水以鏡

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帝道聖道本難分別莊子之意蓋以帝爲三皇聖爲五帝也連而無積即是純亦不已無積字更分曉此段主意却在靜字上至靜之中運而無積何等是枯木死灰但讀者不察之取六通四結猶言東西南北上下無所障礙也昧然者具然之意也聖人之靜也非目靜也善故靜也此一句最精神言聖人非以靜爲好事故欲如此靜萬物不足以撓動其心故不采龍而自靜也鏡與撓同以水以鏡爲靜之喻即眼前說話但是文字精到夫

論語云瞻猶老子爲之聖也損我夫子爲素王者也

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以此處上帝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

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聞游江海山林之
 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
 下一也。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此一靜字，海
 也。言此乃天地一定之理，道德極至之事，
 也。休止也。言帝主聖人之心，此於此也。亦
 猶曰：止於至善也。休則虛，則惟道集虛。吉
 祥止止也。但此下又言：虛則實，實者倫矣。
 發得又精神，虛則實，即禪家所謂真空，而
 後實有也。倫理也。實理之中，自有條理，便
 是渾然之中，有條然者。上一句發，下句實。
 下句又言：虛則靜，靜則動，便是一動一靜
 互為其根，動而無不當其宜，故曰動則得
 矣。任事者責言各任其事，而盡其責，是無

子年篇知者不惑，仁者不憂，
 勇者不懼

為而無不為也。俞俞，少樂之貌。憂患不能
 處，言不憂也。於憂患也，處有入之意。憂患
 不能入，便是仁者。不憂年壽長矣，便是靜
 者。壽也。四句以虛靜無為，字相生，成文。此
 莊子筆法也。到此又提起，虛靜恬淡八字，
 而斷之。以萬物之本，本者初也。言此理世
 於未有萬物之初，處上即南鄉之君也。處
 下不仕者，也。玄聖素主，言有聖人之德，無
 聖人之位也。退居而閑游，隱者也。進為而
 撫世，用於時者也。觀此一句，其意何嘗不
 以動靜為一。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
 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
 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

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

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靜則為聖動則為王

即是內聖外王四字無為也而尊尊貴也言天下之道莫貴於無為也樸素無文采也雖有樸素而天下之美莫過於此故曰

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明白者言曉然如此也若知此天地之德則可以與天

為徒故曰與天和者也合也大本大宗即是贊美自然之德與自本自根意同均

謂天下則與人合亦猶堯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既曰天和人相又曰人

樂天樂鼓舞發越其筆勢不抵如此

曰吾師乎吾師乎鑿萬物而不為戾澤及

莊子

王

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續載

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此數

句與大宗師篇同却又著莊子曰三字前

用許由之言今以為自言可見件件寓義

豈可挹作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

實諸看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

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

天下其鬼不崇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

莊子集注卷五

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

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天行

天理之自然也物化隨萬物而化也龍則為陰動則為陽同波同流也聖人門只曰不怨天不尤人此又添無物累無鬼責兩句愈自精神鬼出而見於人則曰崇其鬼不崇言神藏而不露也其魂不疲言精神不倦也曰鬼曰魂即精神是也心定則精神自定萬物自服以虛靜之理而行於天地萬物之間故曰推於天地而通於萬物以畜天下即以善養人者服天下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

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

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

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

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

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

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

天地道

為之理而此段又將無為與有為對說以無為為君之道以有為為臣之道下與上同德則不臣者言臣當勞也上與下同道則不主者言君當佚也用天下下有也為

揚諸本自悅之悅作說字辨說之義也

天下用臣也如此說臣主又是一意不可與在宥篇天道人道同說若如此拘濫便讀莊子不得且如此篇既言君當無為臣當有為而前章又曰明此以北風舜之為臣也又曰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則臣道亦無為矣豈其說自相戾乎所以則讀莊子不得故古之王天下者智雖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

文粹落與絡同謂包絡也

易乾卦文言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註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

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萬物者言其巧也萬物自生非天生之萬物自長非地長之故曰天不生地不長帝王以無為而成天下之功亦與天地同也乘天地者猶曰乘六龍以御天也馳萬物者使群動也此段只是贊說君道無為之妙長與養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諶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

三才圖會云矢即禡也長丈
二而無又主於擊
大禹謨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孫臏也無者所執修文教析
自羽爲之周禮則朱子也旌
似旌以牛尾爲之而注于旗
干之前

論語陽貨篇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未也哭泣衰經降殺之服衰之末也此五
未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

自此以下

又說有爲蓋以無爲爲本而以有爲爲末
要在主君道無爲也詳在臣道有爲也
威武文德之輔助故曰三軍五兵之運德
之末也五兵弓矢矛戟戟也明刑以弼教
故曰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度數
等差也刑名各物也比類例也詳纖悉也
禮法度數鐘鼓羽旄皆非禮樂之本猶且
玉帛鐘鼓云乎哉也哀之末也即與其
也寧戚之意此數句甚平止須精神之運
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蓋言皆由內心以生

孟子告子上篇曰仁義禮智
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
朱子曰鑠以火銷金之名自
外以至內也

非由外鑠我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
以先此一句尤好看得莊子何嘗欲全下
禮樂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

弟從長先而以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
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
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
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
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
後之序而况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

朱熹註朱熹朱熹朱熹亦作止

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
非其序者非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
道因上面一先字與一從字又說許多譬喻蓋言當先者先當後者後皆天地自然之理也故聖人取而法之故曰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聖人取象焉天地四時亦喻說也化作化生也詩言微亦作止是也
也隨時變化先盛後衰亦是譬喻先後之序綏等也盛者非一時而盛衰者非一時而衰皆有次第故曰盛衰之殺因先後而及尊卑尊卑亦先後也行事尚賢言任職事以賢為先也齒尚親賢亦天下自然之理故曰大道之序安取道者言既不知其

序又安得在道也宗廟尚親昭穆世次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
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智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精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

書畢命曰旌別淑慝法淑善
隱惡
益稷撻以記之注撻打也即
扑作教刑者蓋懲之使記而
不忘也
舜典車服以庸注周禮曰民
功曰庸程子曰有功則賜車
服以旌異之

皋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章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注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
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

修身智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

之至也此段自言為治之序凡有九等以

天為第一道德為第二仁義為第三
分守為第四刑名為第五因任為第六
原省為第七是非為第八賞罰為第九分
守職守也形名名稱也刑與形同因任是
因其所職而大任之也原免也省減也不
任其事則免之則省去之矣是非旌別淑
慝也賞罰撻以記車服以彰之類也莊子
其言為治之序如此不知天討有罪天命
有德賞罰何嘗非天豈九變而後及之如
此議論便去聖賢遠甚但言先明天次道
德其下又有此數節亦不是舍粗而求精
愚智處宜言當其任也履位亦猶當位也
襲安也安其情實則君子小人各有所處

也必由其名循名責實也智謀不用必歸
其天言事事雖各有處而無容其心皆歸
於自然而已此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
太平之世也

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
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
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
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
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
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

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
 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
 上之所以畜下也書古書也古書之中雖有
 有形名之說而未嘗捨
本以未未故曰非所以先若不知先後之
 然而言之則失其本始矣倒置也迂逆
 也若逆此自然之道倒置其說則是治於
 人者是為天下用也非用天下者也治於
 名賞罰為治之具以分守仁義為治之道
 何嘗為錯但說得衰難下一曲一偏也上
 以畜下則是君道下以事上
 則是臣道比例也詳見也
 昔者舜問於
 堯曰天子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

不廢窮民若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
 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
 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
 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
 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
 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
 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上者奚為哉太
 地而已矣敖慢侮也苦哀憐之也嘉喜加之
 也婦人寡婦也既與孺子對說

翼云微藏司馬云藏名也

雖無寡字而意自明天德自然之德也出寧者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也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日月照而四時行也既晝而夜夜而復晝常常如此經常也雲行雨施隨時自然此皆形容無爲而爲之意膠膠擾擾言撓亂也堯曰我之所爲未及於及未免自爲撓亂所以只合於人而未合於天也然則下三句謂堯自嘆之辭也天地者古之所大言天地自然之理自及今莫大於此也共美者共好之也王天下者無它爲但法天地則時矣前言堯舜既有抑揚此又與黃帝同說殊無輕重若泥其名字則窒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

由聞周之微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

翼云十二經者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經合爲十二也一說易上下經并十翼爲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經也詳道云十二經者詩六經爲十二也

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

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今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倡倡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西藏書於周室者言內全周而欲觀其藏書也繙反復言之也中其說者言左及而老子以為太繁太謾言太計謾也物豈者以物為樂與物為一之意也後言猶曰淺近之言也幾乎危乎也物之不齊何由

方思善云去道已遠故謂之

方思善曰亡子逃亡人也

舍旅舍也可馬示百舍百日止宿也
 非云餘蔬讀目精粗粒也

兼愛此迂曲難行之說也纔有無私之名胸中便有箇私字有此無私字便是有心故曰無私焉乃私也牧養也欲使天下無失其所養則天地之間物物皆有自然之造化何可容力但當依放自然之德循行自然之道能如此已為極矣故曰已至矣亡子逃子也擊鼓而求言勞苦而驚動世俗也如此乃是亂人之性故嘆而言之意也倡倡勞力之貌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
 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

翼云厥胎也
跟足後

於前而積歛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土成綈
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
卻矣何故也老子曰夫巧智神聖之人吾
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
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
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
有服有舍重蹈而不取息言其勞也既足
跟厚皮也食蔬之餘棄於鼠壤暗昧
不明之地妹與昧同暗也是不變物也故
以為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歛無崖言

其積蓄有餘也生熟者生物熟物在目前
者用不盡也猶且收積不已故曰積歛無
崖老子漠然不應是以不答答之也刺者
譏也卻退也向有所譏令其心盡退然無
有謂既見之後忽然有覺也巧智神聖有
為之學也脫者離也言出乎其上我也既
無心呼馬呼牛聽汝而已苟有其實人與
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此一句最純粹我
若實有此事人以譏我而我乃擬之是兩
重罪過也即是駭避作非又翻出此語服
行也吾之所行常常如此非以為當行而
行之謂不自知也故曰吾服也恒服吾非
以服有服即非自靜也善故靜之意
耳如此下四箇服字皆是奇筆處
土成
綈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

崖扁岩山居文高邊
筆乘衝突其而視也領額中
失廣而兩頭銳也
咄口張貌

手曰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頰頰然而口
闕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
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
邊境有人焉其名爲竊鴈行進影形容其
步躡一也也履行遂進形容其躡足漸行
漸進之貌崖然有崖與之狀衝然有突視
之狀闕然只映之狀義然堅固之狀駢性
欲馳雖繫止而自有奔突之意即坐馳之
意也形容得最好動而持舉動之間有矜
持之貌也發也機即所謂其發若機括其
司是非之謂也察而審者好思明察而又
精審略不藏蔽也知巧而覩於泰自恃其

智巧而驕泰之意見於外也凡此十事皆
不誠所致故曰凡以為不信不信不誠實
也若見實理則無此病矣邊境之間苦有
此等人必指之以為賊謂其機心太重不
循乎自然處夫子曰天道於大不終於小
世能招禍也
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
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
孰能定之
終細而無餘曰小不遺即謂大
真能載諸小莫能破也萬物不能破此道
故曰萬物備廣廣乎大也淵乎深也形而
為德為仁為義皆其妙用之餘也形形見
也神妙用也定審定也非至人孰能定其

本末也。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爲之累。天下奮攘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世有在天下也雖有天下之大而不足累其心兼權也雖奮而執天下之操此心亦不與之備往言心不動也不與利遷言不計利害也究極萬物真實之理故能守其本然之靜外天地遺萬物不動於外也其心不動神又何所困乎通同也道德自然也退

所主者之者一本作老非也

仁義以仁義爲後而非其所先也。賓禮樂所主者情性而禮樂爲賓也。定靜也此至人之心所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爲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爲足以得彼之情天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

初與云輪扁斲輪人名扁

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書能載道世所以貴之然貴在道而不
在書也以道為言故其言可貴然所貴
者意而不在言隨向也意之所向言不得
而傳則言之與書皆不足貴矣以此為貴
皆不足貴故曰為其貴非其貴也名者言
也形色則可見名聲則可聞道豈有形色
名聲哉以不可見不可聞之道而世人欲
以見聞得其實可悲也哉情實也果斷也
見聞斷然不足以得之故知道者必不言
而有言者必非知道者也今世之人其識
見豈及此所
以可悲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
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

糟爛為醕一作糟
許慎云糟漉塵糟也

文粹數則也

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
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
人之糟魄已矣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
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
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
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
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
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

年七十而老劉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
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矣
此段只前段之意謂道不可以言傳而設
喻如此極為精妙其滑也音澁也徐寬也
疾緊也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澁而
難入要得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
但是說不出雖父之於子亦不可傳書載
古人之言乎其人不存則其不可傳者何
從得之糟粕之餽豈知酒味哉道而可獻
人莫不以獻諸其君道而可傳人莫不以
傳於其子亦此意也大凡著書所載所言
必非一事此書翻來覆去只說一箇自然
之理而數出許多說話愈出愈奇別無第
二題目若如此看愈見莊子不可及處讀

佛書者
亦然

外篇天運第十四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
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
者其有機織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
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
隆施是孰居無事活樂而勸是風起北方
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

疏機開也絨閉也

博物志地有四遊冬至地上
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
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

疏巫咸神巫也為殷中宗相
招名也

而披拂是

此數行句句精絕五箇平字前
無古人後無來者天行一日一
處乎日月往月來却喚作爭其所言如人相
追奪也此三字誰下得主張維綱但是著
力之意機緘不得已運轉不能自止言亦
不與他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騰所以為雲
為雨但不知雲為雨乎雨為雲乎如此設
問豈不奇特隆施隆起也施止也與張弛
同言或作或止孰為之也清樂淫放也樂
戲劇也勸助也言何人為放意戲樂之事
而助成此雲雨也四方皆有風此言起北
方者順天形而言之天簡於北則風自北
來或西或東或上或下彷彿往來之貌言
不言下下文法敢問何故巫咸招曰來吾
也披拂搖蕩也

戴字翼作戴字

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

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

戴之此謂上皇發問不言人名又是自下箇
筆法六極六氣也五常五行
也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也九洛九州也
洛聚洛也洛與落同古字通用治成德備
言帝王順此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成而
德備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皇向
上人故曰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

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
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

至仁無親者以下至若太宰
與本作言相親而不自知乃
仁之至也孝不足言者盡仁
之至則孝不待言也至仁過
於孝

大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
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
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
及孝之言也以虎狼為仁便與盜亦有道
意同此皆排抑儒家之論但
其言雖偏亦自有理謬云惡虎下食子豈
非虎狼之仁乎至仁無親者言仁至於相
親而不知其所以相親乃謂仁之至孝不
足言者非不孝也蓋至於至仁則孝不待
言矣至仁則在孝之上過於孝矣若太宰
所問乃是不及孝之言也言汝未能盡仁
則於孝為不及我
既盡仁則過之矣太南行者至於郢北面

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
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
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
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
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
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夫孝弟仁義
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
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

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真山在北山南行至

於郢則望北山皆不見矣此是去之已遠非不及也等閑小小譬喻以發過孝不及孝之意亦自奇特敬孝猶有迹也愛孝則相忘矣自此以下曰忘親曰忘天下天下忘我但要一節高一節此書筆法例如此皆以有迹不若無迹有心不若無心遺棄也蔑視之意蔑視堯舜不足以爲德澤及萬世不足以爲仁又豈以仁孝自誇哉太息而言嗟嘆自謙也孝弟仁義忠信廉貞八者世人以爲美德其實相勸勉以自苦而已故曰自勉以役其德不足多也役勞也不足多不足尚也我之至貴何取於國爵我之至富何取於國財我之至願何取於名譽并音屏言皆屏去之也至貴至

姓北門名成黃帝臣也

富至願無爲之道也國財增國之財也
而我不變即所謂常然也八者有爲以自役無爲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

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幸

此段把樂

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

此段把樂
而惑言我聞此樂如此三變蕩蕩精神散也默默口噤也不自得不自得也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

以大清下翼有矣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

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
調理四時太和萬物之三十
五字

一儋一起女粹云無臥無起
也

微會云琴節曰微

陸機文賦曰猶絃而微急
李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微
琴微絃謂之微翰曰微調也

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
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
無首一死一生一儋一起所常無窮而一
不可待汝故懼也
汝殆其然哉言我之樂
而汝聽之宜其如此三
變也奏作也微猶琴微也行之建之動作
從起也人人人事也天天理也禮義聲有條
理也太清合造化也謂始作之聲乎止如
此自四時迭起以下又言作用之時變化
驚動可喜可愕且作且止而未見歸宿之
地也發生文也肅殺武也倫經本序也四
時生殺萬物循序而生長既盛復衰猶樂
聲之有文武倫序也琴有文武絃即此文

迎之不見云云老子經之語
也

武之類故曰文武倫經流光其聲也
調其陰陽清濁之聲如此流暢光華若蟄
蟲將奮而雷發聲之時迎之不見其首隨
之不見其終故曰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首
尾即終始也死生儋起所常無窮言或作
或止既常且變故其常者無窮也求其歸
一之地而未得故曰一不可吾又奏之以
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
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
谷在阮滿阮墜卻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
積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

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槁梧而吟，自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陰陽之和，日月之光，亦只是和暢光華之意，長短剛柔同為變化，不可指定。故曰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同也，故舊也不主故常。言愈出愈新也。滿既滿，谷言塞乎天地之間也。塗卻塞其聰明也。卻與隙同，言七竅也。黜其聰明而守之以神。

委蛇自得也，從順也。
弛施氏切，離去也。

隨萬物而為之，劑量言我之作樂不用智巧，而循自然也。其聲揮動寬綽，自然有高明之名，鬼神守其幽，即其思不繫其魂，不礙也。日月星辰行其紀，往來自然也。若有正而又若無止，故曰止於有窮，流於無止。欲慮不知欲望，不見欲逐，不及皆形容其儻有物而非有物之意。四虛即太虛也。我當是時，立於太虛之中，隱几而吟，且欲見而不可窮欲逐，而不可及，其形雖充滿而自忘其身若空虛然。乃至於委蛇放弛而況汝乎？汝惟如此，故弛所。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得幽昏，而無聲動。

文粹云接耳目從接也

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太樂無言而心悅故有必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無怠不心已也自然之命即自然之理也若混迹叢生者如萬物之叢生而混同相追逐也林樂林然而樂言

摠扁海合也衆也

文粹云天機不張元神不動也五官皆備五官各效其職也楞嚴八清淨持禁戒入心無貪淫於外六塵不多流逸因不流近放元旨歸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及流全一六用不行註既不隨塵復歸元性元

林林摠摠無非樂也而不見其形布散揮動而不容力以牽曳幽昏而不可聞變動而無方所其所居乃在於窈冥冥不可窮極不可窺測之地非生非死非華非實行流散徙言不定也不主常聲即不主故常也世人至此疑而不曉乃以問於聖人聖考也問之之意也達於情者達於實理也遂於命者掩於自然也身之五官皆備而天機不動謂耳自手足雖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此則得其自然之樂故曰天樂楞嚴經云反流全六用不行即天機不張五官皆備之意也無言而心悅謂其悅樂有不不容言者汝於此雖欲聽之而無所接所以惑也到此又撰出一頌此乃文字細釋之妙處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即是塞乎天地此頌四句本無別意添作一轉

性之中本無根塵夫何為偶
根境不生六用不起

森然說文森木為親森失正
也

文粹云慎則精神森爽若鬼
出不然

論語子罕篇欲罷不能既竭
吾才

名義集云過去名意未來名
心現在名識或云雜色名心

加六通由心繫屬名意如五
根屬意語想名識如分別屬識大衆中八識名心七識名意六識名識楞伽云藏識說名心思
量性名意能了諸境相是故名爲識

翼云師金魯之大師名金

便成節奏此樂也者始於懼懼故崇吾又
是作文之法

次之以怠怠故道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

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前言懼怠惑愚未見其意到歸結處

說愚而可以入道這一轉尤妙蓋言人之
求道須經歷如此境界方有進步處

爽之意怠而道是欲罷不能之時惑而愚
是意識俱亡六用不行之時看此二節便
似禪家作用其間說樂雖作三段孔子西

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爲奚

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

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篚衍巾

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

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

而盛以篚衍巾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

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

已陳芻狗取弟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

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

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

翼註云眯司馬云厭也或疏
作厭夢中怪也

陸西星云芻狗棄物也若復
取而尊之則惑矣惑則生夢
生夢夢謂魂識顛倒眯謂目
睛虧迷

六尺目等使目等

非其昧邪此段議吾聖人在孔子時已有荷蓀丈人楚狂接輿長沮桀溺皆是一種人紛紛結草為狗以解廩也奈時所屈已則棄之篋筐也行筭也蘇取草也昧塵入其目也蓋譏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不足用於今世也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霸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

水陸之水一本作凡誤也

謹案云吟吟美也猶三曰為美

水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也無方之傳不執一之道也自古所傳自有隨時不執一之道所以應世而不窮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食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入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應物之喻也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榘梨橘枳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榘梨橘枳人皆美之而其

味各不同此喻三王不同禮五帝
不同樂之意祖果屬似梨而酸
但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
挽裂盡去而後憐觀古今之異
猶援狙之異乎周公也
以古人之禮樂而強今人
行之是強援也但而衣以
今人之服也亦且人之服而
目周公之服意在譏侮聖
賢故多如此下字周公制
禮有冠冕衣裳之制故曰
周公之服
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
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
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孥而

萬姓統譜云王邁字實之仙
遊人號臞軒從真德秀遊嘉
定丁丑進士甲科為端平中
秘書省正字

去之走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惜
乎而夫子其窮哉
顰顰顰也
以今人而學
古人之顰顰之所以美者
必有西施而後可
道之所以行必見古人
而後可而夫子言
汝夫子也此段凡六
譬喻節節皆好為文
莫如於譬喻王臞軒
邁嘗云平生要自做
箇譬喻不得纔思量
得皆是前人已用
底莊子一書譬喻
處件件奇特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
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
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

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予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度數禮樂也陰陽萬物之理也五年十二年無義理但月精粗未之久而未得亦自道而可獻以下四句發得極妙即是道不可傳乃

證字三註作正非也

論語為政篇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如此發則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
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
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中無主而不可止非自見自悟也言學道者
雖有所聞於外而其自無主非所自得
雖欲留之不能也外無正者無所正也
今禪家所謂印證也在我既有自悟而
實之有道之人得其印證則可以自行我
無所得則何以印證於人此兩句雖分中
外其實只要自得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
此謂教人者我之言雖自中出而汝不能
受吾與回言終日不違能受者也汝不能
受則聖人不告汝矣故曰聖人不出由外

三註家珍作自家
論語述而篇子曰二三子以
我爲隱乎吾無隱乎尔吾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郭云不貸不損已以爲物也

人者無主於中此言受教者我言雖自外
而入汝之聽汝未有見而中無所主雖聞
其言亦無得也即禪家所謂從門而入者
不是家珍汝既無得則但以聖人爲隱聖
人實不隱也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
乎尔便是此意此四句儘自精微須子細
參究道之不可傳無他故也其病在此名
四句而已故先日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蘧廬也止
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觀而多責古之
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
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爲

蘧廬司馬云傳舍也

孟子盡心上大君子所過者
化所存者神
不貸不折本之字謹案云周
禮泉府九民貸者以調服爲
之息註從言借本也用如此
等之字義可也不折本者借
人于金玉而取利息者有時
失我之本財也不借于人則
無失本之患也然則不貸者
不借于人而不失本也畢竟

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
真之遊名不可多取此譏儒者好名也蘧廬
者不可久也觀見也纔有聲迹可見則禍
患之所由生故曰觀而多責假道託宿不
可久處也過則化之意苟簡苟且也言隨
時而不着相也不貸者猶今人言不折本
也易養勝足也無出不用力無費以富爲
於我也采真采取真實之理也
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爲是者不能讓名親
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懷憂之則悲而
一無所鑒以闢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

無求無失無方無得之意也
賈誼服鳥賦貪夫殉財烈士
殉名夸者死權○註李泰也
權權勢功利也
左傳宣原叔必有大咎天奪
之魄矣
李德林大命論天奪其魄鬼
畏其盈

也此即是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
之意操之而患失則忠懷舍之而迷戀
則自悲三者皆然無所鑒者略無所見也
闕視也所不休迷而不知返也心無明見
而不能反視其迷此天奪其魄之人
也天之戮民言天罰之以此苦也
怨思
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
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
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君臣之間曰諫
師友之間曰教
有此人世則有此八者之用器用也用所
適用曰正必無心者方能用之循大變順
造化也無所湮無所泥也我能循造化而
無所泥則在我者正而後可以正物我未

詩大雅板篇天之牖民如璲
知虎

左傳第二十九一昔之期注
云一昔一夜也

能無心而以自然之理為不然則是其將
中之天已昏塞矣故曰天門不開詩曰天
之牖民便是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
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
喙膚則通昔不寢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
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
亦放風而動撙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
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之喻也昔即夕也左
傳曰居則備一昔之衛
自苦也憤吾心逆吾心也亂莫大焉言自

左傳第七行則備一夕之衛
左傳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
備一夕之衛

亂性也故風順化也順化而行政曰放風
而動揜執也若使天下不失其本然之朴
則皆順化而行執德而化又向待教之乎
王建路鼓千寢門建鼓言所建之鼓也招
呼天下之人而教之也負大鼓而求亡子
也傑然自高之貌夫鵠不日
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
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
處於陸相吻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
江湖鵠之自鳥之黑自然而然不待浴之
批言黑白皆有自然之質無美無惡不足
致辯以名譽而觀示於天下便有是非之

意有言則有毀此心便不廣大矣黑白是
非之喻也魚之吻濡其能幾何若處之
湖則相忘於水中矣至道之世各循
自然無所是非則上下亦相忘矣孔子

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
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
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
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言予又何規老聃
哉規諫也合而成體渾然者也散而成章
見故有散合之喻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
也養乎陰陽言以天地之道自樂也嚙合

疏 噤合也心懼不定口開不
合復何容服開規訓之言乎

文 控云微輕也
促作張美黑夷侯也

也張而不合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
無所容言也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
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
將倨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
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
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
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
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

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
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王
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
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
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
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
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則
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

天下耳與天下皆然取

陸方壺云二十而嫁幼稚之女不可責以人道而今也不然

以下一節之下與本有下十節三字者誤也

孟子後提之章注二三歲間孩笑可提抱者

字彙孩幼稚也一說領下曰孩小兒將學語時能訖領故曰孩

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

耳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

而今乎婦女何言哉以孔子之聲見老聃稱天子之門人而脩

謁也居堂居於堂上而自居有微物之意應微言其問答之聲甚微也黃帝之治順

乎自然自此以下一節前篇亦屬有此意於此又添出數句頗奇特制服以其親之

輕重為降殺故曰為其親殺其親蓋言古無服而今制禮也古人十四月而生兩歲

而後言十月而生五月而言謂早也誰問也未至於孩提而早能問人為誰矣始早

也誰猶誰何也使民心變變於古也人有心人人各有私心也兵有順以用兵為順

記禮運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

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有所養男有

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

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而不閉是謂大同

陸方壺云大道無為之世其

政簡其民醇今自三皇五帝以智治國而行察今之政

是以時發

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

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

之施其知憐於屬屬之尾鮮規之獸莫得

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

耻乎其無耻也子貢楚楚然立不安之三皇
亦辨天地造化之理前此多尊三皇而抑
五帝到此又和三皇謂三皇即蜂類也
其尾有毒鮮少也規求也小獸之求不過
鮮少如狐狸之類言此等智巧其為毒也
亦如此小蟲小獸而已皆譏侮而卑孔子
抑之言憤毒也楚楚然不安之貌也孔子
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
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
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二君無所鉤
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

記曾子問篇云孔子曰昔者
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有
食之者聃曰丘止柩就道有
止哭以聽

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
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
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禮記
有老子呼聖人以名處想問禮於老聃而
師之孰知其故者孰知其典故也鉤取也
幸不遇者若有上古聖人更笑汝有復則
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履亦猶指拍之喻
也夫白鵲之相視睥子不運而風化蟲雄
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
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

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
 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
 矣。鳥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
 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
 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此一段文之極，雄不交而生子，但眸子相視而已。凡物皆風氣所生，風字從虫，便有生物之義。故曰風化言生子也。鳴於上，風應於下，風謂在上在下也。黃帝順下風而征，却與此同。此風字與風化字又別。類自為雌雄，言其雌雄在萬物之中，自為一類，故能如此。風化

詩小宛篇：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者：乘上小吉虫也。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乘虫，負之於木空，坐七日而化為其子。書：鳥獸，寧尾註：交接，即尾。

禮記：樂記：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殯。
 圓覺經：若諸世界一切種性，外生胎生濕生化生皆因緣，然而正性金。

螟蛉之於蜾蠃，則非類，而以兄化。此則以相視而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違也。鳥鵲、孺魚，交尾也。魚傳沫者，相濡以沫而生子也。細腰蜂也。化化生，兄有弟而兄啼，兄弟同母，必乳絕而後生，兄不得乳而後有弟，故曰兄啼。此句下得左奇絕。佛經中多有此類要，盡文章之妙。此類皆不可不知，不與化為人者，言知人而未知天之不能與造化為一也。此章以造化生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謂儒者所學皆有為之為，而非無為之為。無為之為，則與造化同功也。佛經所言胎生、卵生、化生、濕生，其原必出於此。其意却欲人知此身自無而有，與萬物皆同，所以破世俗自私自戀之心，又與此不同也。

外篇刻意第十五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謗爲亢而巳
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
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爲脩而已
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
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爲治
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
并兼者之所好也就數澤處間曠釣魚聞

大粹導引導氣令和引伸令
氣流通吹呼吸而吐故納新熊經
鳥飛空而伸脚斯皆導引神
氣以養形魂延年之道駐彩
之術故彭祖八百歲自石三
千年壽考之人即此之類以
前數子志尚不同各帶三五
未通義自不刻意而下五會
玄玄之妙致也

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
暇者之所好也吹呼吸吐故納新熊經
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
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
無仁義而脩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
導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
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刻也工苦用意以行爲尚也爲亢爲高也
怨謗憤世嫉邪也非世議論世事是非也

碑文十六上學相書從惟思
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
影響昧之惟恐聞於人

後漢書列七十二華佗傳古
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鴟
顧引伸腰伸動諸關節以未
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
一日虎二日鹿三日熊四日
後五日鳥○註熊經若熊之
攀枝自懸也鴟顧身不動而
廻顧也莊子曰世故納新熊
經鳥申此導引之士羨形之
人也○亦以除疾兼利曉足
以當導引休有不快起作一
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
身體輕便而飲食具普從從
又推云休者止息于此

枯槁寂實也赴淵揚淵靜也即入林恐
不密入山恐不深之意焉條好條絮也教
誨之人為師於世也致功并兼是莊子當
睥目擊之語避世間暇隱者也世遠生
超出是非之外故與為忘非世者不同熊
經鳥申即華佗五禽之戲也無不忘無不
有即無為無不為也無極無定止也眾美
從之備萬善也聖人得天地自然之道故
如此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
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
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
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身體輕便而飲食具普從從學微得其方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後生也天行以下四句見天
道之篇

疏云善為福先惡為禍始
設案先始者萌芽之義也不
始萌禍福則絕無禍福也此
起出于禍福之外者也

此篇只是一片文字自此以下連下許多
故自字臨未用一譬喻却以野語有之為
結須子細看它筆勢波瀾道德之質本然
者曰質平易恬惔即是無為之意神不虧
即是德全着此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
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
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
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
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

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
魂不罷虛無恬淡乃合天德天行順天理而行也物化
視身猶蛻也同流也隨所感而後應
我無容心故超出乎禍福之外矣迫而後
動不得已而後起無心應物之意也知
智也故事迹也去其私智離於事迹則
乎自然矣若浮若休即泛然無著之意不
思慮不豫謀即何思何慮也尤而不耀自
晦也信而不期不取必於物也其神
全故純粹其魂靜故不勞罷與疲同
故曰
悲樂者德之邪喜怒哀者道之過好惡者德
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

作者人以下三註作忤與逆
同但忤深而逆差淺故作兩
句下粹無疵也

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至也不與物交淡
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有所悲樂有所
好惡則非自然矣憂樂不係於其心方為
至德一而不變便是主一而無適也無所
於忤順自然也忤逆也不與物交感而後
應雖與物接而不為物所累也目靜目虛
目快目粹即是一個自然之德如此發揮
作者人忤我也以處受之則無忤矣逆者
我不逆物也逆迎也不將
不逆則在我者純粹矣
故曰形勞而不
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
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

五燈會元五石頭遷禪師法嗣藥山惟嚴禪師傳一曰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一物不為頭目倦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為也頭目汝道不為不為曾甚麼目千聖亦不識

大惠語錄近邪師說默照禪教人十二時中是事莫管休去歇去不得做聲

無門關瑞崖人公語頌曰學道人不知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凝人喚作本來人

疏云于溪名也越山名也于溪越山俱出良劍也又曰于吳也言吳越二國並出名劍以爲第也夫有此于越之寶劍押中而藏之自敵國大事不敢輕用寶而重之遂至於此而祀寶愛精神者乎

疏云莊生欲格量人物志尚不同故泛舉大綱略爲四品仍寄野逸之人以明言無的當且世俗衆多之人咸重財利則盜匪之徒是也貞廉純素之士皆重聲名則伯夷介推是也賢人君子高尚志節不屈於世則許由子州與伯是也唯體道聖人無所偏滯故能寶貴精神不蕩於物雖後應變隨時而不喪其純素也

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形勞則弊精用則勞此養生家切實之語即前篇不搖其精乃可長生是也勞而不已必至於竭故曰勞則竭以水爲喻雖似尋常之說但且營閑而不流亦不能清則非全然如枯木死灰矣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此無爲也不流不能清此無爲之中有爲也香嚴所謂喚做閑坐入不得也營閑而不流則是禪家所謂坐在黑山下鬼窟裏所謂默照那禪也天之行也下且一周非無爲之有爲乎故曰天德之象也養神即是養生提起一个神字便親切此便是道家之學釋氏却不肯說這般神

字如目無始以來生死本凝人喚作本來身便是罵破這般神字夫有于越之劍者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若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之精通合于天倫寶愛其劍則押而藏之劍且如此况精神乎此精神之用如此也並流同流也化育萬物亦此神也然而無迹可見故曰不可爲象同帝者謂功用與天帝同也爲純素之學

孟子盡心上充實而有光耀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者其始則唯神是守，守而勿失，用功久也。人則與神為一矣。此大而化之之時也。守而未化，猶與道為二也。化則與道為一矣。天倫即天理也。一而至於精通，則與天合此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此一章頗與吾書合，但說得鼓舞變動，遂成異端。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貴人。野語，田野之語，猶里語也。聖人貴精，精即神也。以利名志三句形容此一句也。素一色也。故曰無所雜，純渾全也。故曰不虧純素，即乾之純粹精也。真人至人也。前曰

聖人之德，此又曰真人，便如內篇所謂至人，無己，神人，無名，皆只是聖人字，却換許多名字，非且真人至人又高於聖人也。○刻意言養神，而有天行物化之論，繕性言存身，而有時命行謬之說，以養神存身分作兩篇，此其分別學問工夫處。讀者不覺于細為之參究甚孤。于莊子千載之意。

外篇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繕性，治性也。繕，治也。性，性也。俗，俗也。滑，滑也。滑，欲也。滑欲於俗，以利欲滑沒於世俗。

之中也明虛明之理也以俗學治性而未復其理性之初滑於利欲而思欲致虛明之地此至愚而無知者也蔽蒙之民以此俗學之愚者也文字起語最難如此唱起三句左說古之治道者真是好文字東坡言因讀莊子而悟作文之法履之而後知也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

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以恬養知知吾有生之初本來無物何以知爲如此而後能靜定故曰以智養恬二者交相養而後得其自然之性理順也和理猶曰和順也靜定而得其本然和順之性故曰和理出於性性字即自然字恬養知知養恬此六字最妙釋氏有曰戒生定定生惠却未說惠能生定也如此等處當子細讀道德即是和順故曰德和也道理也無不容即無不變也無不理即各得其宜也義明於中而後能與物親便是盡已之謂忠也情發見者也以中心之真純而見於外以其發見者而反求之中心即是

孟子離婁上篇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非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思思則已也
孟子盡心下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弦音眩目光也外耳眩

樂則生矣生則思可已也故曰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其容體之所行而有自然之節文即是動容周旋皆中禮也故曰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信任也信行猶安行也外求禮樂而不知其本故曰偏行猶眩露而彼物自正故曰彼正而蒙已德彼正即物正也不冒者言我非以德加諸人也德不自施而求以加諸人則失其自然者矣故曰冒則物必失其性以善服天下不若以善養天下便是此意
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

易節卦彖云天地節而四時成

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
混茫之中即幽微不自露之意澹然漠然上下不相
未之意舉世皆純全而於道無所欠缺故
日至一莫之爲者言無所容九也鬼神不
擾山川鬼神莫不寧也四時
得節天地節而四時成也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爲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爲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渟醇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

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
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
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
初三簡下兼其文自奇知有理之所順則
以理爲安則知有已知有已則離於道矣
故曰安而不順作意於爲天下而與其教
化則非無爲自然者故曰淖醜散朴淖濁
也有善之名則遠於道矣有行之可見則
德不平易自然矣故曰離道以善險德以
行險不平易也去其自然之性而從其有
爲之心故曰去性而從於心我以有心爲
彼以有心應故曰心與心識識相識察也

似此心字皆機心也文者文華也博者名
物之多也禮樂庶事備也用其知不足又
附益之以禮樂故曰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附之以文益之以博博繁多而寡要也用
心於此則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
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
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
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
隱故不自隱道與世交相喪言兩不相入
能作興世俗之聞見世俗之人又何由而
知道舉世皆不知道則聖人雖在目前亦

論語公冶長篇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

不知知矣非聖人自隱也人不知之不求隱而自隱矣故曰隱故不自隱言其所以隱者非聖人故意自隱也在目前而人不識之也此五字下得亦奇
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源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因上面隱字又拈起隱士來說隱士非欲伏身閉言藏知時不可也藏知邦無道則愚也時命大謬言與時命大相戾也謬戾也反一無

自本自根見太宗師範
易繫辭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迹者言成現而不可見也道雖可行而付物於無心在我者一而已矣故曰反一
根極即自本自根也極止也源根猶自退藏於密也寧極猶自安汝止也在我以待時故曰源根寧極而待
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因存身字又說箇行身存身不用之時也行用之時也不以辯飾知有所知見不飾以文飾也不以知窮天下有餘不敢盡

國御示也

也不以知窮德雖用知而不失其自然之性也危然處其所立者高也而反其性已即所謂反一無迹也無為者道之大也有為見為小行小行則害道矣不識不知者德之大也有所識知則為小識小識則喪德矣正已而物自正初不未於正物故曰正已而物自正以此為樂則所樂者全矣其快意者在此不在外物也得志猶快意也以此二字生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留其去

孟子盡心上篇云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東坡詩云吾生如寄耳初不釋所適法苑珠林謝安與支遁書曰人生如寄耳終日戚戚焉君來以語吾之

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內於無求於外故曰無以益其樂便是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性命天爵也軒冕外物也適然來故曰儻來去留在彼而不在我故曰寄此三字下得奇絕知其去來之不可必故達亦不肆窮亦不屈故曰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趨俗者屈已以趨時也彼道也其樂道與他人樂異是故曰樂彼與此同樂者在我則無

樂而能憂樂者在物則物去而樂亦去矣
其樂既有夫來則非真樂故曰雖樂未嘗
不荒也倒置者言下知本末也已與性本
也物與裕未也重未而失其本故曰倒置
之民此篇亦是一片文字最要
看宅結上生下起下接上處

莊子虛齋口義卷之五終

